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蘭閨恨 第二十四回 借歸

水天一色，狂歌孟德之詩。風月雙清，閒寫子瞻之賦。仲堪已由信陽至漢，息轍一宵，即由江乘船至滬。珍娘沿途眺覽，詫為鉅觀。煙雨樓台，與四百八十寺相輝映，金陵王氣，相顧黯然。夕陽返照中，僅金、焦山色，滾滾於大江蝕浪而已。滬居華廬，妝飾亦較為人時。珍娘領略笙歌，扶搖園囿，祇兩日已買棹入浙。然於南湖一角，菱唱漁歌，未嘗不怦怦動念也。抵杭復寓聚奎棧，荷包花頂，藥粉杏羹，均得諸汴市者。乃出以餽父執，得問往視繡琴，遂催繡琴船溯江而上。銀缸斜背，小語誰聞，金鏤空歌，新詩快睹。繡琴對於仲堪，其留戀固意中事，徒以珍娘在坐，未敢涉於戲謔。但眉挑目語，珍娘已自知之，笑謂仲堪曰：「我非甘後，奚妒玉人，繡琴與公子有舊，公子奚必我諱。況繡琴固輕軀窈窕，善步香塵，醉影依稀，重施花障者，臨流曲，儂尚讓渠，公子曷謀諸其母，設嚴君責備，托言儂之侍婢可也。」仲堪猶不敢遽允，珍娘親與議價，以五百金為脫樂籍，而繡琴亦善事珍娘，未敢向仲堪當夕。

三衢以上，水遲而陸捷，奚僅為復主命，並欲輿送珍娘，乃先僱一騎兼程去。仲堪輩仍挽舟逆流而進，浪花噴薄，輕歛三尺之篙；山樹蒙茸，低颺兩行之纖。珍娘無事，輒凋羹煮酒，與仲堪對酌。繡琴以弦索為侑，泠泠入耳，渺渺含情，隔船相望，雖神仙中人不啻也。船行四日，始入閩城。奚僅早傍岸相迎，傳沈老言，需翌日辰時乃吉。而薄暮則以小輿載一喜嬪至，翠翹金雀，繡服花冠，一一咸備。並以長裾短袖為繡琴飾。鸞銜丹彩，鶴舞紅綉，簫管和鳴，旌旗交繞。仲堪與珍娘在前，而殿以繡琴，奚僅與武貴，亦惟執策相隨而已。

燭光熠耀，樂韻悠揚，僕從如雲，左右作雁行立，喜嬪導仲堪珍娘出，而繡琴亦蹀躞於後。先謁沈氏家廟，次乃及林、沈老夫婦。俱公服受禮，阮母亦與焉。沈老以婚事宜簡，不復遍告戚串，喜嬪扶珍娘登樓，寢室三間，與汴寓陳列相等。簾籠鸚鵡，未敢多言，翠翹蜻蛉，依然涉趣。其右為繡琴臥榻，碧綃紫錦，排當得宜。喜嬪復為繡琴梳洗，而阮母早攜二三客眷至，黃堆盧橘，青醉曹梅，鵝生碧酣，鶯桃紅熟，佐以橙丁瓜子之屬。羅衣紈扇，香襲薰風，珍娘密意柔情，互詢行輩，於阮母尤加以殊禮，阮母乃拔金釵簪於珍娘髻以為贈。

諸客眷有姑者，有姊者，有妹者，僉雲與阮夫人相似。豈杜麗娘與柳夢梅，果有再生緣耶。一顰一笑，彷彿前人。阮母與諸客眷述前夢，謂女兒遺恨，祇住未舉一男，故寂寞夜台，尚為婿特色佳偶，果也中途邂逅。眷眷彼姝，將來夢兆熊羆，使女兒得以稍慰。況今者正弦以外，猶有麼弦，觀其綽約多姿，臨風招颺，亦一南都麗人也。瑯玕節影，字寫烏絲，琥珀斟香，曲填碧玉，淡月巡簷之趣，曉風拂檻之吟。此景此情，惟吾婿居然消受，我亦可偷閒到此，與新人互談哀曲。竊恐婿登高第，行將隨宦京華耳。諸客眷願視繡琴，亦由阮母挈之往，而珍娘早嫻嫻其來。

繡琴較珍娘尤婀娜，珍娘為繡琴指點，始以紅氍毹地貼，遍拜諸客眷。豈真傾國，帶笑相看，長此抱衾，含情慾說。柔肌纖理，修短合度，不必羅襦襟解，而鄉澤微聞矣。非仲堪奉情風流，不冷落鬱金堂中少婦哉。諸客眷對於繡琴，或貽一珠，或餽一翠，香巾繡帕，聊衣微衷。繡琴一再稱謝，而幽情淡遠，芳韻彌增。阮母顧珍娘曰：「是兒有宜男相，應好自護持之。小袖銀泥，明細金粟，與之約略相稱。吾婿倘驪歌遠別，亦是閨中良伴，固無待鳳紙緘愁，鸞衾壓夢也。」珍娘一笑頷之。而諸客眷俱紛紛下樓，就沈母道賀，杯傾紅友，觴捧青衣，至此咸調笑仲堪矣。

香車寶馬，電逐颺馳，仲堪遂從容返寢所。室家既樂，魂夢俱恬，珍娘囑仲堪函懇楊老，並詢其何時南下。繡琴亦侍坐東隅，令乞仲堪報平安信。仲堪曰：「我非股洪喬，不作寄書郵者，卿等何喋喋不憚煩。豈慮逐石頭城水而去耶？我亦當謝啟石太守及徐司馬，近日瘦菊、步蟾，方忙忙聽紅錄，螭頭珥筆，鰲背鳴珂。我當讓渠輩樹一壁累。不然既羅佳麗，復側科名，殊令人羨煞妒煞也。」繡琴執燭告別，仲堪珍娘亦倦餘思睡。翌早仲堪為發函訖，又成後珍娘曲一首，清新開府，俊逸參軍，讀之若不勝淒惋者然，因錄示珍娘。詞曰：

紫泥搗麝紅飛紙，卯酉寅申序年齒。一牀風月定情詩，千里關山輦金使。自言我生非不辰，律吹黍谷重回春。彩鸞未嫁苦相憶，飢鷹不飽遙為膺。車麟馬蕭伴郎去，視耽欲逐誰執御。柔心有結縮晴絲，魔力交侵壓泥絮。可憐三義殿中盟，不道風波咫尺生。拚舍重金酬軹裡，欲墮完壁易連城。人聲刀影春寒夜，殘燈閃爍珠簾下。身輕翳葉便鴻飛，眼瞥曇花驚羽化。郎蹤一別儂心悲，貝錦萋菲劇可疑。漫礪青萍消夙怨，強拋紅豆慰相思。不圖消息無端破，一幅花箋替傳播。情懷偏惹美人憐，顏色翻教妃子泣。稜稜瘦骨本來孱，苦把花枝作草菅。羅袂揩餘啼漬濕，綉巾染遍血痕斑。會稽太守親援手，摧折伊誰呼負負。舊案空偷曼倩桃，新銜顧護淵明柳。六年骨肉幸團樂，別後因緣劫後歡。芳訊忽忽問青鳥，誓言歷歷證紅鸞。西秦北晉曾通好，胡帝胡天賦偕老。花口俏拜鄂王祠，錦衣輕走長安道。輕帆無恙指江邊，笑倚檀郎話比肩。離舍悲歡等閒事，不須重唱懊儂篇。

珍娘淒罷，願用烏金箋，泥金屑，作王右軍楷。附以《游梁夢》之後，臨窗晴日，拂案午風，珍娘樂此不疲，以為非此不足以成佳話。繡琴識字無多，願執贄稱詩弟子，仲堪處此仙境，亦不知人間富貴矣。汴電至閩，步蟾果獲魁選，瘦菊亦附於榜尾。惟仲堪僅挑取謄錄，副車博浪，聊勝於無。然投供入都，博得秘院鈔鈔四字，徒為通人齒冷。於是下帷自勵，再待春闈。孰知文福不齊，以百里宰官身，往來於蘇台瓜步間哉，嗚呼！徑留鬆菊，盡可盤桓，山滿蕨薇，別饒風趣，辛亥以後，仲堪遂歸隱於閩。

楊老自南返後，於鴛鴦湖畔小筑數椽，且耕且讀。珍娘亦時相來往，或挈繡琴與俱，迨仲堪筮仕至蘇，秋水一航，春風雙槳。沈老日與楊老倡和為樂。而云云之於楊老，不啻小紅之隨姜白石也。沈母阮母，亦嘗以板輿迎養，遍覽江湖間精藍梵刹。凡水村山郭，無不留二老人爪印。高崖挽舉，別浦抽帆，武貴固願供斯役者。仲堪解組，而武貴亦小康矣。珍娘以小鬟為武貴儷，且割田宅以相贖。沈老與楊老，沈母與阮母，至今固猶健在也。珍娘舉丈夫子二，繡琴亦舉其一。蘭徵一索，槐茁三株，沈氏林氏，均不慮若敖之餒。而仲堪倦倦阮夫人，尚有割紫雲廬憶語二十四則。

仲堪以宦為隱，與酒俱仙，暇輒徜徉於長江上下游。禪參玉版之僧，夢倦珠簾之妓，以故般娘灶婢，鮮有不知仲堪者。珍娘以可人夫婿，不愧秦嘉，攜手遊山，並肩擊楫，是閨房中極風雅事。繡琴銅琶鐵板，響遏行雲，更足增幾許情致。仲堪所編詩集曰《懷珍樓詩鈔》，珍娘則題為《憶鶯湖主》，而繡琴直署曰《蘇小鄉親》並有詩附珍娘集後，琴耽瑟好，璧合珠聯。仲堪之結綬十年，抽簪一笑，其曠達為何如耶！其高尚為何如耶！仲堪誠非游梁夢中人也。

黃綿冬暖，納日南簷，絮話舊聞，已如白頭宮女。仲堪此游，亦空亦色，若喜若驚，不特汴人津津樂道，當日公車故侶，無不爭相傳述。而仲堪與珍娘，亦以始終無間，遇合極奇，故欲以《游梁夢傳奇》喚醒癡男駱女。然而峽雲無跡，泥雪有痕。我又何必為仲堪諱哉。因題一絕於後曰：